



# 使命与魂 的尽头

东野圭吾

刘姿君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# 使命与魂 的尽头

〔日〕东野圭吾 著 刘姿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使命与魂的尽头 / [日] 东野圭吾著; 刘姿君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7

(东野圭吾作品)

ISBN 978-7-5442-6617-8

I. ①使… II. ①东…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  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701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3-042

SHIMEI TO TAMASHII NO LIMIT by KEIGO HIGASHINO

©KEIGO HIGASHINO 2006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Ltd.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Ltd. Tokyo

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使命与魂的尽头

[日] 东野圭吾 著

刘姿君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

特邀编辑 华 艳

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41 千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617-8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 1

麻醉步骤顺利完成，手术台上的患者已固定姿势，开刀部位也已消毒完毕。

“手术开始，拜托大家了。”主刀医生元宫诚一说道。他的声音和平常一样清晰响亮。

冰室夕纪站在元宫的对面，向他行过注目礼，悄悄地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告诉自己不要紧张。当然，光是想些有的没的，以致无法集中精神做该做的事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

手术的内容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，而且是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搭桥术（Off Pump CABG），即不使用人工心肺，在心脏跳动的状况下进行手术，一般称为 OPCAB。

夕纪的重任是取下患者左臂的桡动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条动脉称为移植物，用来作为桥血管。胸腔内壁虽然也有动脉可供使用，不过当元宫问夕纪该用哪一条时，夕纪则回答桡动脉。桡动脉较粗，更重要的是这位患者有糖尿病，若使用乳内动脉，术后有可能引发纵膈炎。指导医生对她的回答点点头。

当然，夕纪事先已告知患者，表示将从对方的左臂取动脉。

“会留下伤疤，这样没关系吗？”

七十七岁的老人对她的问题粲然一笑。“这把年纪手臂上多个伤疤算

什么！再说，胸口也会有疤啊。”

那是当然的——她回答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就选医生觉得最好的办法。我相信医生。”

据说老人有个和夕纪同龄的孙女，打从一开始，老人便对年轻女实习医生相当和善。绝大多数患者一见到夕纪，脸上便露出怀疑的表情，有时候也有患者表明想换男医生。然而，这老人可说是例外。

夕纪顺利取下那截血管，由元宫执行固定吻合处及血管吻合。元宫是夕纪的指导医生之一，技巧纯熟高超。夕纪凝神细看，想偷学一些技巧，但元宫的动作快得令她目不暇给。

止血之后，插入导管，将胸骨复位，缝合筋膜、皮下组织、表皮，手术完成。腋下照例汗湿一片，后颈酸痛也已再度出现。夕纪正式参与心脏外科手术已经两个星期了，还是不太习惯。

将患者移到重症监护室，展开术后观察。其实，从这里开始才是最漫长的，必须一面监视患者的血压、尿液、心电图等等，一面调整呼吸机和用药。当然也会有病情生变、进行二次手术的状况。

夕纪瞪着心电图显示器，看着看着，觉得自己的意识逐渐模糊。

糟糕，我得打起精神来。

她想保持清醒，脑袋却断断续续地麻木起来。

突然间，感觉膝盖无力，顿了一下，她猛地抬起头来。刚才好像打瞌睡了，眼前的元宫正在发笑。

“公主，好像到了极限哦。”

两片薄唇之间露出雪白的牙齿，这张笑脸令许多护士为之着迷。元宫三十五岁，目前单身，热爱网球运动，一年到头肤色晒得黝黑。

夕纪摇摇头。“我不要紧。”

“你昨天也动了紧急手术，没怎么睡吧，去休息一下。”

“我没关系。”

“我有关系。”元宫的笑容消失了，眼神变得严厉，“不能用的医生不

是医生。一想到有人靠不住，我就浑身不对劲。”

“已经不要紧了，我靠得住的。”

“靠不靠得住由我决定，所以才叫你去休息。休息够了再回来，这样我才好办事。”

夕纪咬咬唇。元宫看到她的反应，又恢复了笑容，微微点头。

遗憾的是，他的话是对的。既然在术后观察时打瞌睡，便无可反驳。

“那么，给我一个小时就够了。”说着，她站起来。

离开重症监护室时，她看到了护士真濂望。个子娇小、脸孔圆润的真濂，看起来是个亲切和善的人，平日在走廊等地方碰面时必定会微笑以对，现在也一样。

夕纪停下脚步，向她表示自己要去值班室小睡片刻，拜托她如果有什么状况就叫醒自己。

“医生，好辛苦哦！这阵子不是一直开刀吗？之前还有三个实习医生，现在只剩下冰室医生一个人。”

真濂望二十一岁。可能是因为自己辈分最低而对夕纪产生了亲切感，平日对夕纪很好，整理传票等事务性工作也几乎都替她处理。

“才这样就倒下了怎么行呢！”夕纪苦笑。

夕纪在值班室躺下，理应来袭的睡魔却迟迟不来。心想一定要睡一下，却反而给自己压力，这也无可奈何。

去年自帝都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，她就在本校医院实习。截至目前，已在内科、外科、急救等部门实习过，目前的部门是心脏血管外科。

这个部门是夕纪的终极目标。

她完全没有“总算来到这里”的感动，反而强烈地感受到“我怎么还在这种地方”。即便实习顺利结束，也不见得能当上心脏血管外科医生。毕业后必须经历最短七年的磨炼，还必须积极参加学会。明明做的只是助手程度的工作，却感觉体力已经达到极限，这样是实现不了梦想的。

“我要当医生，当上医生以后，我要拯救像爸爸那样的人。”

那年秋天的晚上，念初三的夕纪向母亲百合惠如此宣称。母亲大吃一惊的表情，夕纪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。

在那之前不久，她的父亲冰室健介过世了。父亲的胸腔长了一个巨大的大动脉瘤，然而摘除手术进行得并不顺利。据说，健介事前便知道手术风险很大，也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
夕纪来到心脏血管外科之后，已经看到过好几名大动脉瘤患者。一想到他们罹患了与父亲一样的病，她便感到心酸。虽然想救治的心情与治疗其他病症一样，但是当这些患者接受手术时，她更多了几分紧张。

所幸到目前为止，所有手术都成功了。看到家属放心的表情，更重要的是，看到患者恢复健康的模样，夕纪也打从心底松了一口气。

然而，另一股截然不同的意念也同时占据了她的心。

救像爸爸那样的人——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。但是，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，只是这个动机绝不能被其他人发现。指导医生不用说，连母亲她也瞒着。

醒来时，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等到想起这里是值班室以后，她已在毯子里发了一会儿呆。当她伸手摸到闹钟一看，眼睛立刻睁大，已经早上六点半了。本来打算小睡片刻，却一觉到天亮。

她赶紧跳下床，匆匆洗把脸，便赶往重症监护室。因为没人叫醒她，理应是病人没有出状况，但元宫的话让她放心不下——因睡眠不足而疲惫至极的实习医生靠不住，转而向其他医生求援也不是不可能。倘若真是如此，那她这个脸就丢大了。

然而，重症监护室里不见元宫的身影，问在场的护士，对方说他四点左右回去了，病人没有异状。

“医生交代说，如果有什么状况，就去把值班室的公主叫醒。”护士嬉笑着说道。

夕纪困窘地笑了，放下心来。看来，元宫总算把夕纪当成有用的人。

昨天动手术的患者情况很稳定。夕纪到医院的商店买了甜面包和罐装咖啡，一边查阅抽血等资料，一边解决早餐。

之后，便来到病房开始查房。夕纪目前负责的患者共有八人，均超过六十岁。人的心脏大多在这个年纪开始出毛病。

中塚芳惠即将满七十九岁，三天前住院，腹部有一个大动脉瘤，约有鸡蛋大小。虽依诊断结果而异，但腹部大动脉瘤的手术成功率很高，一般都会立刻进行手术。

一看到夕纪，中塚芳惠便不安地眨眨眼。“手术的日子决定了吗？”

她第一个问的总是这个问题，想必是很在意吧。

“现在还在和主治医生谈。我们看中塚女士的身体状况来决定。”

夕纪量了体温，温度有点高，告知中塚芳惠之后，她的脸色便暗了下来。

“还是因为肝脏？”

“可能性很高，之后还会再验一次血。您家人今天有谁过来吗？”

“我女儿女婿应该会来。”

“那么，等他们到了之后，麻烦通知护士一声，山内医生想跟你们讨论以后的事情。”

中塚芳惠默默点头，心惊胆战，不知医生到底要说什么。夕纪再次挤出笑容，说了声“我回头再来”，便离开了病床。

准确地说，中塚出毛病的不是肝脏，而是胆管。她的胆管发炎，大动脉瘤便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。而且，她罹患的并不是单纯的胆管炎，恐怕有癌细胞侵袭，因此这方面也必须尽快处理。

癌与大动脉瘤，要先进行哪一项手术，这是最大的难题。外科的主治医生每天讨论这个问题，但尚未得出结论。

他们已将一切情形告知中塚芳惠的女儿女婿，对方询问可否同时进行两项手术。患者家属打算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情不难理解，但身为医生，只能明确表示绝不可行。单单其中一项手术，便会给高龄的中塚芳惠造



成莫大的身体负担，更何况在技术上原本就不可能。

无论先执行哪一项手术，都必须等到她恢复体力才能再进行另一项，而这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，问题在于体内的病灶在此期间的变化，癌症会恶化，大动脉瘤也会继续膨胀，两者都有时间限制。

夕纪回到办公桌前整理中塚芳惠的化验单时，中塚的主治医生山内肇出现了。他也是夕纪的指导医生，体形肥胖，脸色红润，看起来很年轻，其实已经超过四十岁了。

“冰室医生，你的眼睛有眼屎哦。”

被山内这么一说，她连忙伸手去摸，接着才想到这是不可能的，她一睡醒就洗过脸了。

“听说你昨天也睡值班室啊。不卸妆就睡觉，皮肤会变差哦。”

夕纪瞪他一眼，但并不生气。山内是出了名对实习医生照顾周到，而且他也知道夕纪从来不化妆。

“再怎么讲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不知道癌症会有什么变化。”山内喃喃说完，才想到什么似的看着夕纪。“对了，教授找你，要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”

“西园教授找我……”

“我去告了一小状，所以他可能会说你两句，你可别恨我啊！”山内朝她竖起手掌，做了一个道歉手势。

夕纪偷偷做了一个深呼吸，起身沿着走廊走向同一楼层的教授办公室。她无意识地握拳，掌心渗出汗水。

在门前又做了一次深呼吸，敲了敲门。

“哪位？”里面传来西园的声音，他的男中音十几年来都没变，至少夕纪听来如此。

“我是实习医生冰室。”

她回答了，里面却没有回应。正在惊讶时，门突然开了，露出了西园阳平的笑脸，一头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拢。

“抱歉，你在忙还把你找来。进来。”

夕纪发声“打扰了”，踏进办公室。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。

办公桌上的计算机屏幕正显示出三维影像，旁边的白板上并排挂着四张胸腔 X 光片。

“听说你连续两天进手术室。”西园边坐下边问道。

是的——夕纪站着回答。

“前天的紧急手术是山内医生执刀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？听说你不是站在他对面吗？”

意思是站在主刀医生的正面。

“是的。我只顾着做自己的事，花了很多时间止血。”

“嗯，听说是突发性出血，你还把脸转开了一下。”

夕纪没搭腔。她没有印象，但无法笃定自己有没有这么做。

“一开始通常会这样。但是你千万别忘记，出血是最后的警告信号。没看到出血部位，患者就会没命。记住，视线绝对不可以从出血部位移开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，对不起。”一边道歉，心里才明白山内说的告状是指这件事。

西园往椅背上一靠，椅子发出叽嘎声。“好了，说教就到此为止。怎么样？习惯心脏血管外科了吗？”

“大家都对我很好。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，一直给大家添麻烦。”

西园失声笑了。“你不必这么拘谨。先坐吧，不然我不好说话。”

房里还有一把椅子，夕纪说了声“失礼了”，便拉开椅子坐下，双手放在膝上。

西园回头看看 X 光片。“这是前天住院的那位患者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是那位 VIP 病房的患者吗？”夕纪说，“看起来是血管瘤，而且相当大了。”

“直径七厘米。”西园医生很满意，“三个月前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才五厘米。”

“患者有自觉症状吗？”

“据说有时候发不出声音，嘶哑破嗓。”

“粘连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动脉有粘连吗？”

西园仔细凝望夕纪，缓缓摇头。“不知道，也许有。影像可以看出血管的状态，但哪些部分连在一起，不开胸无法知道。这是患者的资料。”西园把病历拿给她。

夕纪谦谢一句便接了过来，看了几个数字。“血压很高。”

“动脉硬化很严重，平常不养生的结果吧。六十五岁的年纪，完全没有戒烟戒酒。食量大，运动方面只有坐高尔夫球车陪陪客人打球，血管当然受不了，没有太多并发症已经是奇迹了。”

“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要看检查结果，快的话，下个星期就进行。关于这点，我有个提议。”西园坐直了身子，“我想请你当第二助手。”

“我吗？”

“不愿意？”

“哪里，我愿意。我会努力的。”夕纪点头。

西园看着她，点点头之后，说“对了”，语调已经改变。“最近有没有常和你母亲联络？”

夕纪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，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就提起百合惠，顿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没有保持联络吗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“呃，偶尔会打电话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西园嘴角上扬，偏着头，“和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哦。”

夕纪回视着他。这句话暗示他果然经常和百合惠碰面。

“家母向教授抱怨什么吗？”夕纪问。

西园苦笑。“没这回事。不过言谈之间听得出来，因为你母亲向我问起你很多事情。如果你常常和她联络的话，应该不会这样吧。”

夕纪垂下头，脑海里浮现百合惠和西园在某家餐厅用餐的情景。但不知为何，这两人的容貌是十几年前的模样。

“你今天还有什么事？”西园问。

教授为什么会这么问，夕纪一边觉得奇怪，一边在脑海中整理。

“有患者要出院，所以我想写摘要。再来就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。”

“没有手术吗？”

“目前没有。”

“嗯，山内今天都在，等会儿元宫应该也会来。”西园一脸思考的表情抬头望着天花板，然后说声“好”，并点点头。“今天你五点下班，然后准备一下，七点到赤坂。”

“赤坂？”

西园拉开办公桌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夕纪。“到这家店。你母亲那边我来联络。”

名片上印着餐厅的名称和地图。

“教授，感谢您的好意。不过，我想见家母的时候会自己去找她，您不必这么费心……”

“你现在可不是想见就见得到吧！”西园说，“实习医生没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就连五分钟脚程的宿舍都没空回去。就算回去了，一样会被 first call 叫回来。这些我都知道。如果现在不这么做，不等实习结束，你母亲恐怕听不到你的声音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那么，我今晚会打电话给家母。”

“冰室。”西园双臂在胸前交抱，盯着夕纪，“这是指示，教授的指示，也可以说是对实习医生的指导。”

夕纪垂着眼，双手拿着那张名片。

“我会先交代山内和元宫。”

“可是，只有我一个人有特殊待遇，还是不……”

“过去我也会强迫实习医生休假、和家人碰碰面，不是只有你有，别搞错了。”

碰了一个大钉子，夕纪无话可说，只好小声地回答“我知道了”。

离开办公室之后，夕纪叹了好大一口气。进去的时间虽短，却觉得很累。

回到病房楼，正在处理手术传票时，有人从后面拍她的肩膀，是元宫。

“刚才听教授说了，你今天五点下班吧。重症监护室那边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干吗道歉？西园教授很注重对实习医生精神方面的照顾，我实习的时候教授也很关心。”

“元宫医生，”夕纪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决定把一直以来的疑问提出来，“您为什么选择帝都大学医院呢？”

“我？好难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没有想很多。自己的实力啦，社会的评价啦，很多因素衡量的结果吧。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一样。”

“你的志愿是心脏血管外科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选我们大学就没错，这样就能在他手下学习了。”

“西园教授？”

“对。”元宫点头，“就算只能偷学他的技术也很幸福。不仅是技术，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，他也具备卓越的人格。”

“您很尊敬教授吧？”

“尊敬啊……嗯，应该是吧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当心脏外科医生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天生心脏就有病，听说小时候动过多次手术。他相信自己能够活到现在，完全是拜医学之赐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夕纪从来不知道。

“其实，他的体质应该承受不了这么劳累的工作，但凭着对医学报恩的信念、自制力、锻炼身体，才能在心脏外科最前线活跃几十年。你不觉得很了不起吗？”

夕纪点点头，心境很复杂。她也知道西园是一位优秀的医生，但是正因如此，她才更无法释怀。

这样一位名医怎么会……

怎么会救不活我爸爸？她忍不住这么想。

## 2

在那之前，夕纪从没看到过父亲示弱的样子。健介是那种个性冷静、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但从他紧抿的嘴，总能感受到一股无言的自信，和他在一起，可以倚靠他，受到他周全的保护。

实际上，他从事的就是保护别人的工作，他是保安公司的主任。夕纪念小学时，健介曾有一次带她到公司，那是一个摆满了通讯器材和显示器的房间。父亲向她解释，建筑物或民宅与保安公司签约，那些工具使用来管理这些地方回传的数据。穿着制服的父亲看起来比平常更值得依靠。

健介在进入保安公司之前，好像是警察，不过夕纪并没有那段记忆。健介辞掉警职的原因，据说是工作太辛苦，母亲百合惠是这么告诉她的。但夕纪认为保安公司的工作也不轻松，因为健介总是很晚回家，假日一定鼾声大作，睡到下午。

那天，念中学的夕纪放学回家，健介的鞋子已经摆在玄关了，之前他从来没有这么早回来。

冰室家是一户两室两厅的公寓。百合惠和健介正隔着茶几，在起居室说话。

“我早就有不好的预感，”健介皱眉，拿起茶杯，“所以才不想做什么健康检查啊！”

“说什么话啊！就是因为你之前一直不肯检查，才会变成这样子。”  
百合惠对他投以责备的眼神。

健介一脸被说中痛处的样子，啜饮着茶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夕纪看看父亲，又看看母亲。

健介没有回答，百合惠也不作声，注视着丈夫的侧脸，然后才转向夕纪。

“今天的健康检查，医生发现爸爸身体有问题。”

夕纪一惊。“咦！哪里有问题？”

“没什么大不了啦！”健介没有转头，背对着女儿说，“不痛不痒的，生活上也没有不方便。老实说，不知情日子也照过。”

“可是，医生不是要你做更详细的检查吗？”百合惠说道。

“医生当然会这么说啰。都已经发现了，要是不做任何指示，事后搞不好会被追究责任。”

“发现什么？”夕纪问，“难不成……是癌？”

健介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，笑着回头。“不是啦。”

“不然是什么？”

“听说是动脉瘤。”百合惠回答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、怎么写，当时的夕纪并不了解，顶多知道动脉是血管。

百合惠告诉她，瘤就是身体长出一块东西。健介的血管里长了一个瘤。

“没想到竟然长了那种东西，我完全没发现。”健介抚摩着胸口。看来，动脉瘤是长在胸部。

“爸，痛不痛？”

“不痛啊。今天也跟平常一样，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劲吧？”

的确看不出来，夕纪点点头。

“这把年纪去做健康检查，至少都会找出一两个毛病吧。”健介似乎



还在为接受健康检查一事后悔。

“那个治得好吗？”夕纪问。

“当然，治是治得好啦。”健介的语气有点含糊。

“听说可能得动手术。”

母亲的话让夕纪不由得睁大了眼。“真的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，我想应该没问题吧。”

向来让夕纪安心的自信，从健介的脸上消失了，甚至出现了似乎在惧怕什么的神色。她第一次看到父亲脸上有这种表情。

第二天，健介接受了精密检查。夕纪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放学一回到家，就问起结果。

暂时不动手术——父亲这么回答。

“好像还不急。也就是说，暂时看情况。”健介含糊带过。

那天的晚餐是以蔬菜为主的和风料理。夕纪的主菜是烤牛肉，健介的却是豆腐。据说，高血压与动脉硬化是动脉瘤形成的原因。

“我还以为动脉硬化跟我无关，原来我也老了啊。”健介一脸泄气地说道，然后把豆腐送进嘴里。餐后还要吃药，听说是降血压的药。

夕纪一直到小学高年级，才意识到原来父亲比同学们的父亲年纪要大。教学观摩通常是百合惠出席，她和别人的母亲相比一点都不老，甚至看起来更年轻。夕纪也不止一次听朋友称赞她母亲年轻又漂亮。

至于健介的年龄，一直到和朋友热烈谈论结婚的话题，夕纪才第一次意识到。那时候，她们谈的是夫妻的年龄差距。她说自己爸妈相差十五岁，朋友们都很惊讶。

但是，夕纪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和自己的将来放在一起思考。父亲身体健康、活力充沛，她一直相信即使好几年以后自己长大成人，这一点也不会改变。

看到父亲拱肩缩背吃药的模样，夕纪第一次心生警惕，明白父亲被称为老人的那一天就在不久的将来。正因如此，她在心中不时祈祷这一